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四十四回 巧姐初返外家 淡如錯招老婿

且慢說香菱母女去托小鈺做媒，且說王夫人，坐在上房，見個門上婆子來報導：「巧姑娘回家來了。」王夫人叫：「快請。」果見巧姐走將進來，見過禮。又見有個四十多歲的鄉里女人上前拜見，王夫人問：「是誰？」巧姐回道：「這是劉姥姥的媳婦，劉大嫂子。」王夫人就親手拉他起來。奶奶們一一通見了禮，坐下。王夫人向巧姐道：「你出嫁多年，我接過你幾十次，總推有事不來。想是嫌這嫁時太草率了，有些不舒服。」其實因彼時家道艱難，後來我也補送了許多畝田、衣飾、金銀，怎麼就一去不回？這樣作難。」巧姐站起身打個足全，說道：「蒙太太賞賜極厚，感激不盡，怎敢不舒服？實因鄉下人家不比官宦家裡，略有些產業，就要天天當心經管，田裡工作人又多，舖子裡伙計又多，晚上開送來的動用帳簿，要算到三更過後。

若一日不算，積壓下來，越發忙不開了。公婆通不在了，官人連算盤也不會，向來不管事的，因此走不脫身。其實時時刻刻惦記家裡的。」王夫人點點頭，便問：「劉姥姥清健麼？」劉嫂子說：「老病多年，如今是房門也不能出，只在炕上過日的了。」各人又閒談了一會，用過酒飯，巧姐同劉嫂子到園裡來，見過平兒，又來見小鈺。

小鈺讓他們坐下。說不幾句話，只見香菱母女沉著臉，氣忿忿的走進怡紅院來。坐下了，香菱就開口道：「茹家的姻事又有人搶去了，往後二爺到底還管不管？」淡如接著道：「沒良心的，忘恩負義，得新棄故，我也很不用沾你的光。」小鈺笑著道：「姐姐，別說這些閒話，誰是新，誰是故？我一般把八字送去的，獨你合不上，也是姻緣前定。我再慢慢替你設法訪尋就是了。那裡一時急得來的？」淡如道：「很好，待我活一百歲，好煩你慢慢的去訪。」劉嫂子便問：「這位小姐高姓？」

香菱說：「姓薛，是我的親生女兒，和賈王卻是嫡表姐弟。因為家寒了，王爺瞧不起，情願去奉承富貴的姐妹們哩。」劉嫂子道：「這樣一個俊人才，怕沒好親對？我倒有個相當的人家。」

向著巧姐道：「姑娘該知道的，我們同村住的原大老爺，可是個大富不是？」巧姐道：「聞得前村劉家屯裡，有個原百萬，是做了官丁艱回來的，名叫土規。因他家有百萬之富，才有這個稱呼。」香菱聽了，忙問：「你認得麼？做的什麼官？」巧姐說：「離我杏花村五里多路，不知確細，只聽見眾人說的。」

劉嫂子道：「我認得，他是個知府。」淡如問：「有多大年紀？」

相貌怎樣的？」劉嫂子道：「年紀約略在二十以內，相貌比美女還要俊些。若成了親，真是天生一對兒呢。只要重重賞我媒金，包管一說便成。出月去就好完姻，同去上任做太太了。」

香菱母女滿口央求，許他五百兩謝儀。小鈺道：「婚姻大事，那裡這樣草草；必得請薛二叔下鄉去細細打聽明白，選得相相郎君，才好合婚問卜。」香菱道：「很是，我明兒同了薛二爺去親親相一相。」淡如說：「我跟了奶奶同去。」劉嫂子道：

「家業官職，只到劉家屯的村口一問，是人知道的。要相郎君，我引他到門前旗桿底下，兩個人站著，不叫別的人走過來，便不得認錯了。」母女兩個喜歡得心花都開了，忙去通知薛蝌。

巧姐就和劉嫂子同起身作別。進到上房，吃過二頓飯就要回去。

太太留他不住，也就由他。平兒送出宅門，仍回庵裡去了。

第二天，淡如絕早起來，打扮得天仙似的，同香菱坐了一輛後檔車。薛蝌騎了馬，帶了四個家人，先到劉家屯村口打聽。

原家眾人都說：「這是我們村裡第一個大財主鄉紳，大牆門前兩枝旗桿，好不體面哩。」薛蝌就吩咐車夫，到了門前須慢慢的走。果然見一個高大台門，兩枝朱紅漆旗桿，劉嫂子和一個後生兒在旗桿下站著說話。卻是便衣便帽，真個十分俊秀。小小身材，雪白的臉，烏黑的發，一雙桃花俏眼，笑嘻嘻的瞧著車裡，約略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淡如故意把扇子擦在地下，叫家人下馬來拾取。車便停了，拾得扇子起來，恰好騾子撒起溺來，又停了一會。男女二人，臉對臉兒瞧個盡興。薛蝌就引著車子繞到劉姥姥家來，坐下等待劉嫂子。

劉嫂子問原土規道：「這位小姐生得何如？若不是我的妙計，別想娶他呢。」原土規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說成了親，一千兩媒禮，分毫不短。」劉嫂子洋洋得意，回轉家來，香菱母女就寫了年庚八字，央他明日去說親。劉嫂子滿口應承，留他們吃了點心。回進城，親自往上房見王夫人，王夫人問：「相得怎麼樣？」

香菱說：「媒婆的話，一些不假。」王夫人和寶釵都很喜歡。

二人出到花園，一徑回紅豆莊去了。小鈺惦記，忙到紅豆莊來問，淡如冷冷的回道：「咱們這些窮苦人家，也只好對這樣小小門戶的人。又且我這副丑臉面，那能配得秀美兒郎，只好是這個分兒就罷了。」小鈺笑道：「聽姐姐的話，自然是合意的了。明兒叫劉婆去放個風，叫他來求親。我替姐姐再探聽探聽，才好做媒。」淡如冷笑道：「這樣好成的媒，不勞千歲爺罷。」

香菱道：「庚貼已經交給劉嫂子送去了，不煩二爺費心。」小鈺道：「理該男家來求請八字，怎樣就忙忙的送去了？劉媒婆的話，究竟不知是真是假。」香菱說：「一句不假。我們母女已經定了主意，別另去央人探聽了。」小鈺點點頭，自覺沒趣，徑回怡紅院去了。

原家揀了三月十八日下聘，四月初五日就要迎娶。劉媒婆押了盤來，禮文極其豐盛。小鈺代他們備了回盒，也很體面。

淡如謝也不謝一聲，心裡總是不很舒服。小鈺明知他母女不喜歡，也只得由他。到了初五吉期，媒婆坐著一乘玻璃大轎先來，隨後原家的執事彩亭鼓樂花轎排有半里多路，威威武武，到賈府門前，珠燈花轎，直到東邊正廳停下。香菱領了淡如各處辭別，單不到怡紅院來。小鈺賠賸了十六名丫頭，十房家人，全副嫁妝，自己卻恭恭敬敬送他上轎。又派二十名丫頭，二十名老媽，二十名家丁送往原家。次日，香菱拿個門下子婿原土規頓首百拜的帖兒，給眾人看，誇耀那知府女婿，別人通不開口。

獨有瑞香最愛說刻薄話的，便道：「怪不得他是個捐納官兒，一個帖兒連寫了兩個別字。」香菱問：「那個是別字？」瑞香笑道：「『土』字該寫『是』字，這『規』字也錯了，該寫『系強』字頭的『龜』字呢。」香菱啞了一聲，才走了回去。

下半年，送嫁的家人丫頭回來，紛紛揚揚都說：「原姑爺約有四十多歲，是個黑麻子。」王夫人聽得奇怪，叫香菱、薛蝌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會相錯了？」兩人怔怔的，回說：「實在是個怪俊的後生，不知怎樣掉了包兒。」王夫人就差家人去說：

「我們南京鄉風，三朝定要雙回門的。若新郎不來，我不依的。」

家人去了，回來說：「原姑爺辛苦了多日，身上欠安，待至七朝同來回門罷。」到了第七日，原土規沒奈何，只得同著淡如來到賈府門前，自己下了轎，步行進來。淡如的轎直抬到二宅門才住下。走進上房，太太、奶奶、眾姐妹和小鈺通在那裡等他，他掛著眼淚告王夫人道：「太太，我被他們騙了，怎樣救救我才好。他是個黑臉皮曝眼珠疙瘩大麻子，週身烏黑的粗糙皮肉，嘴巴上的鬚根像板刷一樣。實年四十四歲，已經娶過親，生有子女。前年斷了弦，把我做續配的。家裡現有八個妾，十多個通房丫頭，捐納的是同知，不過署過三個月府印。家財也不過十多萬，倒養著一班戲子，前兒代相的就是戲班裡的小旦。」

劉嫂子得了他一千兩媒禮，才出這惡計的。」說罷，便嗚嗚的哭將起來。

小鈺聽惱了，嚷道：「還了得，敢到我府裡來行騙局，連王法也沒有的了。」跳起身，往外邊吩咐：「把原土規看押起來。」一面發枝令箭，把劉媒婆捉來一同審究。又叫把他的姓名開交吏部，先革了職，待審明了再交刑部定罪。太監即時傳令出去。把這是龜先生嚇得像雷打的一般，滿身發顫。旗牌官把他竟當做了罪犯，押在巡捕廳班房裡，好多人緊緊圍著看守。

正在急得魂飛魄散的時候，忽聽見裡面傳話出來，說太太吩咐，叫原姑爺到西廳請坐。請了薛二爺來奉陪，又叫大廚房備席款待，用了酒飯，好和淡姑娘同回去。劉婆也不用去提了，吏部也不必去說了，一概拉倒，通不舉究了。原土規聽見了，真像是一封

恩赦的詔書，死裡逃出生路來，連忙雙膝跪下，摘去帽兒，接連碰了許多響頭，口裡叫道：「謝太太的天恩，饒了我的狗命，我來生變只狗馬報效太太的恩典罷。」眾人看了，卻笑將起來。小太監就引他到西廳來，薛蝌也趕來了。見他坐下，瞧這龜相兒實也難看，又見額角上碰起了一個青紫的大疙瘩，愈覺惡厭。勉強遜他從了席，他又怕又臊，那裡吃得下酒菜，只推身上發寒熱，實在坐不住，要先回去。薛蝌說：「既這麼，我去請了太太示下，再來奉復。」原來太太見小鈺一路喊罵出去，知道要去收拾他，就差個管家婆去探聽明白，回來稟知，才又差傳這些話。一面叫了小鈺進來，吆呼道：「你做事也太冒失得很，全不想前慮後。淡丫頭嫁到他家，已是五六日了，鼓樂花轎一路迎去的，誰不知道，難道還要西廳出去來另嫁人嗎？又有誰肯娶他呢？既不另嫁，就要他們夫妻和睦。」

留著個同知官兒，也是個五品的太太，還好望他升轉。若革了職，更沒指望了。既不難為原土規，難道專去糟蹋劉媒婆嗎？」

寶釵也說：「太太的話真是至論。我們家鄉有句俗語道：『糞坑越淘越臭』，你這個辦法可不是淘糞坑麼？沒你的事，快回園去罷。」小鈺聽了，才沒話回答，怔怔的回怡紅院去了。

少停，薛蝌進來稟知原土規要先回去。王夫人叫等等同了淡丫頭同去。淡如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王夫人又勸慰了他一番。

李紈、寶釵都說：「你瞧小鈺這個糊塗人，聽了太太這一番話，也就回過來了。怎麼你還裝這個相兒？快吃些酒飯同回去罷。」

淡如沒法，只得喝了幾杯酒，站起身說：「我遵太太、奶奶的命，暫且同去，滿了月，定要來接我的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自然打轎來接的。你須要夫妻和氣，別使那嬌性兒。」香菱也叮囑了一番，才上轎同著土規回家去了。

晚上小鈺舉著酒杯喝酒，還是氣忿忿的，說：「便宜了這原狗才，沒有收拾他。」宮梅笑道：「那原是龜，還算有涵養，被二爺這般糟蹋，並不做聲。若是龜性兒躁些的，便回你說：

『我要娶個圓圖的姑娘，怎麼娶了個殘破的？到底是那個混賬行子鬧得他這樣稀精夥爛的？』二爺便怎麼個回答他呢？」小鈺笑道：「放屁，他敢這麼放肆，把大個的嘴巴子敲他哩。」

正在說笑，只見玉卿走進房來，輕輕說道：「二爺，你又鬧出亂子來了。」小鈺問：「什麼亂子？」玉卿道：「佩荃妹妹有三個月身上不轉，飯也吃少了，今兒叫肚疼得很。園裡除了你，沒有第二個男人，可不是二爺鬧的？」小鈺道：「冤枉，冤枉。」

我實實不曾沾他的身，那會受胎？況且我自從學了房術，會斂氣歸元，輕易不得泄的。別人或者不知道，難道姐姐也不知道嗎？」宮梅笑道：「不泄是真的，但是書上說的『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』不知誰人闖了禍，如今栽在二爺身上有口難分呢。」盈盈道：「思防是阻經也未可定。他並不曾出園去，園裡是斷斷沒人敢進來的。除非是財神爺迷了，才是這麼的。」小鈺道：「胡說，那是什麼狐精迷了？快去傳王太醫的兒子來，診診脈，開個方兒，吃服藥就會好的。」丫頭答應了，出去吩咐傳太醫。

太醫還不曾到，小鈺就拉了玉卿的手，同過去瞧他。剛進得房，只見佩荃在椅上一交跌倒在地，口裡鼻子裡通淌的是血。